



人当如长山

河北唐山 付振双

长山，是一座山。

知道这座山，只因《世说新语》。该书《言语》篇的第八十七则，不算标点符号，共有十二个字，可谓简短极了，却如照相一般，展现并定格了一幅生动的画面。某年某月某日，东晋高僧支道林看到东阳长山时说：“何其坦迤！”何其，即多么。坦迤，形容山势平坦而绵长。支道林的话，就是感叹长山的平坦而绵长。不过，他发出感叹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和身边人物通通隐去，说话的语境亦无处寻。看样子，只知道这像是远眺之下，心有所感，而随口一说。

但读着这个句子，想象着当时的画面，不由让我想到另一幕场景。在一代大师支道林感叹长山的近八百年前，孔子曾登山并感慨。圣人在山东，自是没登远在浙江金华的长山，而是分别登的东山和泰山。对孔子登山的状况，《孟子》一书有说法，所谓：“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……”孟子的话很长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孔子登上了东山，觉得鲁国变小了；登上了泰山，觉得天下变小了，所以看过大海的人，就难以被别的水吸引了，因此在圣人门下学习的人，就难以被别的言论吸引了。因此“观水有术，必观其澜”。

孔子登山的状况，除了《孟子》一书的记述，还有其他史籍的记载及泰山上的石刻。令人疑惑的是，细究之下，孟子的话是孔子登泰山的唯一正式记载，石刻也几乎都是后人依据《孟子》的记载设置的。不管怎么说，在孟子这里，孔子上过泰山，也上过东山；他的眼界和智慧足以时刻昭示后人。这样，再来看关于支道林的这次记载，他简短的话靠着《世说新语》流传下来了，一同流传下来的，还有“长山”之名。在许多人

眼里，这座山的名气并不大，甚至远没有支公的名气大。难怪有人调侃，这座山是极其幸运的。

支道林所说的长山，即金华山。长山之名，史籍最早见于汉末，其名大抵沿用至晋朝末期或南朝初期。《隋书·地理下》云：“金华，旧曰长山。”山的名气大不大，这并不重要，就如同孔子登山、支公感慨的背景，重要的是我们依据文字记载去揣摩他们的心境，毕竟这些文字已近于文学作品，和史料无关。要知道，当年的“一时之俊”郗超问谢安：“支道林在玄谈上与嵇康相比怎么样？”谢安回答说：“嵇康须不断努力，才能赶上他。”郗超又问：“殷浩与支道林相比又如何？”谢安回答说：“如果论娓娓而谈，恐怕殷浩要胜过支道林；若论卓然有识，支道林要超过殷浩。”郗超后来在给亲友的一封信中说：“支道林法师神理所通，玄拔独悟。数百年以来，绍明大乘佛法，令真理不绝，唯此一人而已。”

那么，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，支道林的话可能寓情于景，“何其坦迤”说的是山，也不仅仅是山，更是人？！

母校的阳光

安徽合肥 莫欣

母校合肥一中120周年校庆，作为50年前从一中毕业的老校友，我能为母校做点什么呢？看到书橱里堆积的书，我想能否把它们送给学校图书馆？这是一批工作用书，我退休前在出版部门做管理工作，多年来积累了不少图书。书已陈旧，但都是档次较高的学术著作，随便处理掉有点暴殄天物，但作为礼物送给母校，是否又有点拿不出手？我心忐忑，踌躇不决，打个电话给母校原校长、老朋友陈栋，他很快答复称已跟学校交待过了，等他们联系。

百味·感悟

百味·随笔



没两天，学校校庆办张、周两位老师带着校图书馆的郭、鲁两位老师，大中午的来到我家蹲在地上把图书一一登记造册，忙碌两个多小时，101种300多本书，写出清单，让我签字，又捆扎起来运到她们停在我家楼下的车上。

又过两天，接到鲁老师电话，说还要举行一个捐赠仪式。因疫情影响，不能多人聚集，只能进学校25人，让我自己安排。我向一中老三届校友会的陈会长报告。他说，同学们都十分关注母校120年校庆，都想回校看看，想来的同学很多。

那日一大早，赶往合肥一中滨湖的新校区，大门前就有胡校长和校庆办的张娥老师在大门口迎接我们。学校迎面的电子大屏幕上还有欢迎标语——“欢迎66届校友莫欣先生一行来校。”同学们都在兴奋地拍照。9点整，张老师带着我们准点到行政楼乘电梯上到6楼，会议室里已把我捐赠的图书摆放展示，电子屏幕上打着“莫欣先生回母校捐赠典藏图书仪式”的字样。由张大勇副校长主持，现任校长封安保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，热烈欢迎老校友，并介绍了母校的成就及今后发展前景。我非常感动，也叙述了多年来对母校的感恩心情。没想到这一小小的捐书行动受到母校如此重视。

仪式结束后，几位校长还亲自陪同大家在校内参观、合影。又招待大家在教工食堂用餐，就餐时我注意到桌上还有专门为校友做的用餐席卡。可见母校为接待我们这帮老校友做了多么细致的准备工作，难怪张娥老师和鲁苇老师对我说为了筹备这个仪式，她们两个晚上没睡着，反复思考会议安排、出席人员，参观的流程等等，从此也看到一中的工作作风多么细致，办事规范，一丝不苟，更能看出母校对我们这些老校友的重视、关爱之情。

恋恋不舍地从母校出来，回头再看看，正好一缕秋日的阳光从乌云夹缝中射出来，照到百年老校牌坊上，“庐州中学堂”几个古朴的大字金光闪闪。（图为百年校名牌坊下的集体照）

闲游洗耳池公园

安徽长丰 刘宏江

在巢湖市老城区，有一座很有名的公园——洗耳池公园。我游览这座城市公园，完全是冲着“洗耳池”这个有趣的名字去的。这是一座以休闲为主要功能的开放式水景公园，位于高楼林立、商业繁华的闹市中心。亭台水榭，竹树环合，花草茂盛，鸟鸣啾啾，一派小桥流水的南方园林风光，的确是居民闹中取静、放松身心的好去处。

洗耳池公园，碧水环绕，四面有桥相通。市民可以随意进出，自由参观。虽然不是周末，但秋光宜人，来此休憩、游玩的人依然很多。人们在这里听戏、下棋、打牌、垂钓、健身、聊天，各得其乐。走过公园南门的巢父亭，一尊神形兼备的“牵牛洗耳”大型雕塑吸引了我的目光。原来，我们耳熟能详的“洗耳恭听”的成语典故，就出自这个地方。故事的两位主人公，便是名列“上古七十二高士”的许由和巢父。

史传，上古尧舜时代，帝位禅让相继。尧帝年事已高，准备让天下于一位德才兼备的贤士。他打算将天下禅让给巢父，但巢父并没有接受。他又听说有个叫许由的人，做了很多好事，教会当地百姓耕田、挖井、打猎和捕鱼等谋生的技能，是一位非常贤能的人。于是，找到了许由。许由也推辞不受，便推荐了舜，自己则隐居箕山。尧还以为许由谦虚，就更加敬重他，希望他出任九州长。许由听到这个“坏消息”后，吓得连夜逃走了，从此游历四方。

一天，许由来到江淮之间的巢湖岸边，因为心情不爽，独自对着一溪云溪发怔。此时，恰逢一个叫巢父的人，牵着一头牛犊打这里经过，问许由为什么坐在那发呆。许由深深叹了口气，便向来人一股脑地道出自己心中的苦闷。巢父听后，认为他故作清高，很不屑地回答说：“谁叫你成天在外招摇，惹出了这些麻烦事，假如你一直住在高山深谷，谁能知道你呢？是你自己放不下，想求得这种虚名罢了！”许由听罢，既惭愧，又钦佩，立即走到溪边掬水洗耳、拭目，表

示真诚地听取巢父的告诫。哪知巢父又气呼呼地说：“你这家伙，难道不担心你的洗耳水污染了干净溪水，弄脏我的牛嘴吗？”说罢，径自将牛犊牵至小溪的上游饮水。

巢父直言不讳地批评许由，不应该“浮游于世，贪求圣名”。这许由，还真是个宽怀大度、知错即改的人。他非但没有生气，还诚恳接受巢父的批评和规劝，并将其引为知己。从此，俩人成为心心相印的好友，结伴息隐山林，过着与世无争的逍遥生活。

后人敬怀这两位品行端庄、精神高洁的隐士，弘扬他们清风廉心的美德，把巢父牵牛经过的巷子称作“牵牛巷”，把许由洗耳的那段溪水称作“洗耳池”，并在此地建“二贤亭”，凿“巢父井”。洗耳池，洗耳芳池，以其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成为“古巢十景”之一。前些年，洗耳池公园提升改造，又增添巢父亭、市隐亭、逆耳廊、悦耳廊、饮犊桥、洗心桥等诸多新景观。“洗耳恭听”这则流传千载的人文故事，旨在劝诫世人不为利益所驱，不为诱惑所动，不做沽名钓誉之徒，葆有一份随心所欲的超然洒脱。洗耳之举，贵在洗心明志，洁身自好。

如今，巢湖市内的牵牛古巷还在，洗耳芳池还在，“巢父牵牛、许由洗耳”的典故，更为历代文人贤士所推崇，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赞美诗篇，带给人以心灵的启迪。驻足于典雅古朴的巢父井前，面对眼前一泓澄澈的池水，品味“洗耳恭听”的古语佳话，我仿佛再次聆听了两位古圣先贤那段极精彩的对白。

百味·游记